

不為于偽反不為窮約趨俗注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疏申

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已假使軒冕其樂

當塗亦未足申其志氣或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器俗其樂

彼與此同注彼此謂軒冕與窮約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

冕亦須喜茲窮約二故无憂而已矣注亦無欣歡之喜也疏

俱是寄所以相同也注亦無欣歡之喜也疏

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注今寄去則不樂由之觀之雖樂未嘗不

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注今寄去則不樂由之觀之雖樂未嘗不

荒也注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疏今世

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怏然不樂豈知彼

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

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注營外虧內甚

倒置也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

之由其所安置釋文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

足為顛倒也釋文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莊子集釋卷六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六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注言

其廣也疏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氣盛多

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

滿其水甚大涯岸曠濶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

馬釋文秋水李白云水生於春壯於灌河反古亂涇流音經司馬云

也釋文秋水秋白虎通云水準也反古亂涇流音經司馬云

作涇云直度曰涇兩涘音侯清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

又云字或作涇兩涘音侯清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

也崖字又作涯亦不辨牛馬故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

故欣然惟喜謂天下釋文河伯已見大宗師篇云姓馮名公

榮華益美盡在己身

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慶藩案枚乘七發注引許慎曰馮遲河伯也釋文云河伯姓馮名夷一名馮遲遲夷二字古通用也淮南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詩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韓詩作委夷顏籀匡俗正謬云古遲夷通此其證高注淮南原為盡反順道篇馮夷或曰馮遲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

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於大海聊復顧盼不見

水之端涯方始迴旋而自高視海若仍慨然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

乃鄙俚之談釋文北海李云東海面目也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未為通論耳

昭曰今本洋音羊司馬崔云忙向若向徐音響許亮反司馬云忙作望洋猶望羊仰視貌

其正字當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天宜仰而觀聞道百道百萬分之一也家世父曰李枕云聞故謂為仰視

言聞道雖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者及昧其無窮乃始夷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慶藩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鄒陽傳驚鳥象百與宅壁作韻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注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歧向之情無為乎其間疏人皆以仲尼

刪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

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

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

嗤笑於大方之家釋文今我睹舊音觀案說文睹今字觀古字睹

之家司馬云理分後同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注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

之狹劣舉

物以譽之夫坎井之龍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
為拘於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雨
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
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泰山青殤子而天彭祖而必
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釋文以語王引之曰龍
臣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釋文以語王引之曰龍
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錄介部七錄豸部一
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
句不出盡字直至下文坎井之龍始云龍本又作蛙戶蠅反引
司馬注云龍水蟲形似蝦蟆則此句不作魚不作龍明矣若作
則戶蠅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
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見於水冰凍蟄於陸也梁張
文井魚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章井谷射鮒鄭注
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章井谷射鮒鄭注
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鮒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氏春秋
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言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氏春秋
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龍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觀莊子改井魚
為井龍不知井中有魚無煩改作龍也自有此於虛音城本亦
改世遂動稱井龍豈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於虛音城本亦
通云城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訓虛為空非也虛與城同故釋文云
目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訓虛為空非也虛與城同故釋文云

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圯也賦結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
故所居也凡經傳言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
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夏蟲反
問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
慶藩案文選孫興公天台賦注引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
也釋文闕又案司馬訓為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即見之時
義其說迂曲難通兩雅釋詁為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
信之固也禮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
堅亦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而不曲士司馬
可語水故曰篤於時篤字正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司馬
曲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注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崖涘之表
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疏尾閭者泄海
碧海之東其處有后關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
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井射光

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釋文尾閭東川名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慶藩案文選嵇叔夜養司馬云泄海泄之息列反又與世反慶藩案文選嵇叔夜養水出外者也泄之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丘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燒盡故量數及下同而吾未嘗以此自多日沃焦較釋文所引加詳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注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鼓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

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觀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存在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而無生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此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氣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乎釋文而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縣音玄快然於良反又之竟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疊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疊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穴之居大澤稊米之在

大倉乎言其大小優釋文音力罪反向同崔空也李孔壘孔小穴

劣有如此之懸也釋文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孔壘孔小穴

一云蟻冢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壘空小穴也李孔壘孔小

封也一云蟻塚今案壘空自具兩義言高下之勢也壘者突然

而高者窪然而下大澤之中或墳起或洿深高下起伏自然

之勢常相因也故謂之壘空司馬相如上林賦上墟掘壘亦同

此義言上墟之勢或掘穉米穉草也案郭注尔正穉似稗稗音

而或穴或壘而成垤也穉米穉草也案郭注尔正穉似稗稗音

蒲賣大倉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注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疏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眾聚集

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

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釋文人卒尊忽反司馬云眾也崔

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釋文人卒子恤反云盡也家世

父曰釋文引司馬云卒眾也崔云盡也案人卒九州言極九州

之人數卒者盡詞也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

物之一而已崔說是疏俞樾曰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

為眾崔訓卒為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

言人卒疑大卒二字之誤人開世篇率然指之釋文曰卒或作

卒是卒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為人以合之據至

樂篇人卒間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入卒之文

本書所有然施之於此不可通矣大卒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

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勤勞於釋文五常之所連司

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釋文五帝之所連司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任士

伯夷

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解其領悟故物我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注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注物物各有量疏其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之處無大無小豈得時無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新分無常率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新分無常注得與失皆分疏所稟分命終始無故注日新也疏復終而新嘗不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注各自足也疏此下釋也

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近察於近事大而不寡注亦無餘也疏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知量無窮注攬而觀之知遠多也雖大常離無餘故未足以自知量無窮注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物量無證羈今故注羈明也今故猶古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窮也

大非小大則證明釋文證羈郭云明也又虛丈反故遙而不悶古今無古今也

注遙長也撥而不跂注撥猶短也疏遙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憫閭稟命天釋文撥專劣反郭而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化未始非吾釋文撥專劣反郭而不跂猶短也說文據拾取也易疏患至撥也若手拾撥物然言近而可撥取也問如老子其政悶悶謂不詳明跂者所以行也淮南子原道訓跂行喙息馬蹄篇蹇蹇為仁蹠跂為義謂煩勞也知時無止順行之而已故者非遙無漠知時無止注證明古視也今者非近無強致也郭象注未恆

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憫閭短故為跂也疏此結前時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釋分無常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釋分無常有盈虛入事靈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知故儼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

分之無常也注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疏此結前分

明乎坦塗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疏此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為死不以釋文坦但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爲禍敗達死生之不二何釋文不說悅音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注明終始之憂樂之可論乎

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可驚死生之化若一疏此結前終釋文不愕反五各舍故捨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注所知各有限也疏強知者乖真不知者

不如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注生時各有年也疏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注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

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是故注由此觀之又何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注以小米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

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疏夫物

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足可以稱大二儀雖人

無餘可以稱小山此視之至小之倪何必釋文之倪音五居反徐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釋文之倪音諸郭五

米反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貪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注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

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疏精微小也埤殷大也欲明小中之

中天機自張釋文埤李普同反徐音孕謂盛之殷各有便宜也故疏云大中之異便婢面反徐扶此勢之有也注若無形而不

大不當訓眾異便面反注皆同此勢之有也注若無形而不

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夫精粗者

期於有形者也注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疏夫言及精粗者必

而未能超於釋文精粗七胡反下同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言象之表也釋文精粗七胡反下同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數盡釋文能分字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注唯無而

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

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疏夫可以言辨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

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

哉釋文不能論本或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注大人者無

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疏夫大人

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不多仁恩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不多仁恩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注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疏應

而動不域釋文為利于偽不賤門隸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心以利物釋文為利于偽不賤門隸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疏門僕隸不以為賤也釋文故措七

反貨財弗爭注各使分定疏寡欲知足守分不食故不多辭讓

注適中而已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事焉不借人注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多食乎力注足而已疏食於分內

不多貪求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行

疲勞心力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行

殊乎俗注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疏和光同塵無可不

俗也釋文行殊下孟反下堯不多辟異注任理而自殊也疏

大順羣生故曾無乖異也釋文辟異匹亦反為在從眾注從眾之

所為也疏凡厥施為務在從眾也不賤佞諂注自然正直疏性

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家世父曰大人之

行凡五事本不害人非為仁也無貴賤貨利之在其心何有辭

讓也不導人以為利何有食污也行自殊俗非為異也順從乎

眾非為諂也事焉不借人如許行之云並耕而治糞殮而食不

多食乎力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

樸彼貪汚者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郭象注未能分明世之

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注外事不接於心疏夫高

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

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為辱承上言無為而民自化

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承上言無為而民自化

仁讓無所施貪汚無所庸又何以爵祿戮恥為也郭象云外事

不接於心誤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注故玄同也疏

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小聞曰道人不聞注任

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乎疏夫體道聖人和光豁

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疏晦推功於物無功名

之可聞窮諸他至德不得注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

人故稱聞曰至德不得注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

去也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大人无已注

任物而已疏大聖之人有惑斯應釋文无已音紀約分之至也注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疏約

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河

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也河

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疏若

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

之倪為在物性之中為在性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

之自貴而相賤

注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

夫物

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他亦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疏夫榮華毀敗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

斯所謂倒置也

夫榮華毀敗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

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

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

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注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

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

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

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

莫不大矣因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

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家世父曰道者通乎人我者

也物者心有所據以衡人者也俗者徇俗為貴賤者也差者萬

物之等差也功者人我兩須之成功也趣者一心之旨趣也繁

然微亂而持之皆有道故言之皆有本貴賤大小辨爭反復而

天下紛然

釋文其稱反證可勝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

注天下莫不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

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

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

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

而謂為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誠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無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釋文自為內自為相彼我失性而是非殺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注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夫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

趣志操可以見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疏夫帝王異代爭讓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讓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婿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與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跡而禍至於此乎釋文之噲音快又古邁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噲拙於謀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子之三年而亂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注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跡則爭讓之跡也尋其跡者失其所以跡矣故絕滅也疏殷湯伐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損讓應以堯舜故云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跡不可執雷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大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借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願請不允遂起兵反釋文而王反楚遺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崔云鴟鵂而為鴟字作音則下文內本無鴟字明矣淮南
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慶藩案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
字形相近故司馬本作蚤淮南主術篇高注鴟鵂也謂之老
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
秋毫蚤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許注曰鴟夜聚食蚤蚤不失
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王引之云揆之事理當以許注為雅馴
臆尺夷反向處辰反司馬云張也崔音眩又師慎反本或作
瞋慶藩案釋文瞋或作瞋疑作瞋者是也說文瞋怒目也瞋
合目也瞋目則無所見矣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形相似而
誤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祝鳧已疵韓子守道篇瞋目切
齒拔劍今本瞋並誤瞋皆其例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

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注夫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
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
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
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
偏執將己為是不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

心為是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
源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釋文師是師順
無主者萬物之情也暗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也注直吏反疏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
師治注直皆同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
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者必不可行

明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注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
矣然且語而不舍疏若夫師是而非非師天而无地語及於此
互有也將奚去哉疏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為

誣釋文不舍音捨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
篡夫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篡

弑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戾俗未歸逆於人事
是以之喻篡堯舜以絕嗣白公劾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
篡奪釋文篡夫初患反取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疏夫干

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默默乎河

Index

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

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而接承扶翼者也是謂无方注無方故能以萬物為

方疏機百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注死生者無窮之

變耳非終始也疏虛通之道無終始執滯之物妄計死

其成注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注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

名位耶注年不可舉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釋文令去反力呈時

不可止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夫年之大壽時之餘促出乎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辨海若之談正是

玄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注但當就用耳疏夫生滅流謝運

馳如驟是九百年無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注故不可執而守

故未嘗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注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疏萬物

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注以其自

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北海若

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己注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

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

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釋文五藏反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之可貴

能害禽獸弗能賊注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

故外不能賊此明非謂其薄之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解道之可貴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釋文其薄如字惟

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疏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

體著言察乎安危注知其不可逃也疏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

可逃處之甯於禍福注安乎命之所遇疏甯安也禍窮塞也福

而常適也注甯於禍福注安乎命之所遇疏甯安也禍窮塞也福

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謹於去就注審去就之非

已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注莫之能害也注不以害為

害故莫之能害疏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故曰天在

內人在外注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

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疏天然之性體之

涉乎外跡皆非為也注德在乎天注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注此天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

乎得矣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干

而寂釋文之行字如蹢躅而屈伸注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疏

蹢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污隆釋文蹢躅持革反又

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退機宜釋文蹢躅持革反又

又音濁屈伸申反要而語極注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

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疏雖復混跡人間而心恆凝

靜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

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釋文反要於妙曰何謂天何謂人疏河

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宋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注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

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

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

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所由

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

二獸故曰无以人滅天注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

節則天理滅矣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屬於人之情之矯偽滅天

理之无以故滅命注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疏

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于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駭

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

在乎豈非馬无以得殉名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疏夫名

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其真注真在性分之内疏夫愚智天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

於分内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變憐蛇蛇憐蛇蛇憐

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風風憐目目憐心疏足似人脚而過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

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蛇

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蛇蛇則以有羨無故憐蛇蛇則

以企大故憐風風則以暗慕明故憐目目則以羨無故憐蛇蛇則

以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暗有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

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虞事以明天機之妙

理又解憐哀慈也夔以一足而跳躍憐蛇足之煩勞蛇以有

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慈風無質而冥味

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

釋文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

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憐音蛇音賢又音玄司馬云

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連蛇音馬蛇音也廣雅云蛆

音馬蛇音也廣雅云蛆

音馬蛇音也廣雅云蛆

音馬蛇音也廣雅云蛆

渠馬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變一足蛇多足蛇

明流於彼心則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无如矣今子

之使萬足獨奈何疏踰蹕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

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釋文踰蹕反音初稟反卓本亦作踰同

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釋文踰蹕反音初稟反卓本亦作踰同

踰蹕義同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踰蹕然踰蹕

廣雅踰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蹕角蹕猶超絕也義並同 蛇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

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疏夫唾而噴者

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散雜而下其

數難舉今蛇之眾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未知所以無心

自張有同噴唾變以人情起問蛇以釋文唾反吐噴普開反又

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也釋文唾反吐噴普開反又

字問如霧武貢反可勝音升慶藩案文選陸士衡文賦蛇謂

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疏蛇以眾足而遲蛇

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注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

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倪然而自得矣

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

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

動而不逍遙也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釋文倪然本

反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疏脅肋也蓬蓬風聲也亦

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

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

問後釋文蓬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家世父曰玉篇
猶肖夫足也亦有形則有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肖無形則亦無所肖也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鰓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注

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為
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

以為大勝也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揭於風
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為之飛揚機社

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藏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
間退是非於器塵之內此眾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
同人獨能之躡亦有作鰓字者釋文鰓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
鰓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釋文鰓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鰓
反迫也家世父曰李軌云鰓藉也藉則削也本又作鰓子六反又七六
手櫛之鰓者足蹴之荀子強國篇已楚縣吾前大燕鰓吾後動

魏鉤吾石揚偉注斷折大反之舌蜚大音飛又孔子遊於匡宋人

圍之數市而絃歌不愜疏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

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刻與陽虎同暴匡

邑刻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刻為

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

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之數反主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

與虎俱後刻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刻不愜本又作鰓子路

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疏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

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釋文入見反孔子曰來吾語女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注將明時命之

固當故寄之求諱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

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子欲

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

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

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

顯明斯理故寄之窮釋文吾語反魚據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注無為勞

心於窮通之閒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

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也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注情各有所安疏情有所安而忘其釋文蛟交音漁

父音兕徐履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注聖人則無所不安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

也釋文大難反乃旦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注命非已制故無所

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

於紫極閒堂也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心釋

文閒堂音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陽虎故釋

文无幾居起將甲如字本亦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

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疏牟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

狀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

聰明率才宏辯著守自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

為異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眾口之辯咸屈

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

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

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子之公少學詩照長而反張丈之行下孟之知音今吾聞莊子之言

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

問莊子之言茫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

子之言

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釋文茫焉莫剛反論之力逮所以自絀其口更請益於魏牟釋文茫焉莫剛反公子牟反及與音余下助所開兩通本或作闕吾喙昌銳反又公子牟

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

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贅之崖赴水則接脰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附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疏公子體

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

舉蛙鼃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埴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

欄也贅井中累磚也附脚蹶也還顧視也科斗蝦蟆下也頤口下也

是到結蟄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下也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

東海之鼃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

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鼃而不敢出我出

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磚之涯游泳則接脰持頤蹶

泥則滅附沒足願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

我者釋文隱机反於新大息泰埴井音坎郭之鼃反又作蛙戶竭

壞井也鼃水蟲形似蝦蟆慶藩案荀子正之鼃亦作鼃反字吾

論篇注引司馬云鼃蝦蟆類也與釋文小異

樂音洛下之跳音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欄也褚詮之音西京

樂大樂同跳音井幹賦作韓音慶藩案文選班固孟堅西都

賦注引司馬云井幹井欄也積木有若欄也謝元暉同謝諮議

銅雀臺詩注引司馬云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互有異同

並視釋文所引為詳又案幹當從木作幹說文正篆作幹井

垣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幹井上四交之幹井

贅側救反李林壯繆反云井壁也赴水如字司馬本作路云

疑是蹶其月反泥則沒足滅附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

仆字蹶又音厥泥則沒足滅附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

還音旋司馬音寒井中赤蟲也一名蜎爾雅云蜎蝦蟆郭注云

蜎音顧視也井音寒井中赤蟲也一名蜎爾雅云蜎蝦蟆郭注云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注此猶小鳥之自足

於蓬蒿疏擅專也時安也蛙呼鼃為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

游涉夫子何不暫時降步入觀也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各東

下邑乎以此自多矜夸於鼃也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各東

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注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坳井狹小，海龍巨大，以小懷大。釋文：已繫。豬立反。司理不可容，故右膝纒下而已遭拘束也。

三蒼云：非樂五教反。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

騰以拘於是，逡巡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以坳井為至無乃劣乎。釋文：逡反。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入歲之閒，七歲遭旱而旱岸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滄波浩汗，與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釋文：九潦，老弗為下。同。頃久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司馬云：猶於是坳井之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注：以早晚也。於是坳井之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注：以

小羨大故自失。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坳井之義之行，因百家之知，窮取口之辭，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

貌也。釋文：適適，反。郭苑狄反。規規，反。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

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注：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効。疏：商，

馬蛇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於莊子之言，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蚊負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釋文：之竟，音境。蚊，音

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距也。名北不勝，升可強反。其丈目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坳井之龍與疏

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改井之龍乎。此結譬也。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无

東无西，始於亥冥反於大通。注：言其無不至也。疏：此喻也。亦極

也。大皇，天也。

玄冥妙本也大通應跡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身蒼

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夷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

始於玄極而其道查冥反釋文方此音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釋文方此音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馬云大皇音爽然音四解戶買反慶藩案無東無西失其韻

測也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與王六變今作月

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與王六變今作月

以辯注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釋文索之反所曰是直用管闕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注非其任者去之可也疏規

遠矣譬猶以管闕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南測地之淺深

莊子道合二儀孫能德同維管智方優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劣如此之懸既其不如宜其速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注以此効彼兩失之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

年遠來學步既非不性未得趙國之能捨也疏壽陵餘子

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干拙地匍匐而還也釋文壽陵餘子

司馬云壽陵邑名邯鄲音邯鄲趙國郡也慶藩案餘子

未應丁夫為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義也以其義卒也蓋國之

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義也以其義卒也蓋國之

大事則致正卒大故則并義卒而致之也逸周書羅匡篇成年

餘子務執年餘餘子務執年餘餘子務執年餘餘子務執年餘

亦在於序室蘇林曰未仕役為餘子即司馬未應丁夫是也匍

音滿又匍音北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疏莊子道

音符又匍音北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疏莊子道

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

得理若使心生企向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

此合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疏呿也開也逸

喻也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疏呿也開也逸

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復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

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

恍惚形體釋文口呿李音祛反又巨劫反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奔馳也釋文口呿李音祛反又巨劫反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

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跡綸釣楚王知莊生賢楚屈

為卿輔是以肅持王命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為卿輔是以肅持王命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為卿輔是以肅持王命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為卿輔是以肅持王命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釋文濮水音下陳楚王司馬云統焉先

宣其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甯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疏龜有神異故列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

此龜者甯其生也害曳尾於泥塗之中豈欲列骨甯其生而

貴廟堂之上邪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放然而不顧之矣釋文

巾笥或音司而藏之李云藏之以巾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

而曳尾不能死而甯骨也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性各有所安也疏莊子保高向之志貴山海之逸心類

速往庶全我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

之無為也釋文惠子相梁惠子相梁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代子相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德大王必

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一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

名為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疏鵲鵲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食也醴泉泉甘

之物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飲其言甚大鳳是南方之鳥來儀瑞

鳥之禽偶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釋文鵲於袁鵲

帶腐榮華心貪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釋文鵲於袁鵲

乃覺鳳之屬也鵲泉音禮李云嚇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

其奪已也詩箋云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注言物嗜好

以口拒人曰嚇疏鵲以腐鼠為美仰嚇鵲惠子以腐鼠為美

不同願各有極疏相為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釋文嗜時

反好呼報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亦有莊惠遊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釋文濠梁本亦作濠音

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水名也石絕水曰梁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疏

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釋文

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

儵魚即白儵也一音徐謂曰儵魚也疏盧文弼曰儵當作儵注

也舊訓為鮒今據爾雅改正從容七客魚樂下皆同 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 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注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疏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 惠子曰我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注舍其

本言而給辯以難也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其本宗給釋文以難乃且 莊子曰請循其本疏循猶尋也惠施

辯以難未失其論宗請尋其源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注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

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

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

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

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

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

妙耳疏予曰者莊子御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

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欲知魚

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徨知魚

之道樂鑒照羣品豈入水哉故寄釋文方復扶又其處昌慮

外至樂第十八釋文以義樂音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注忘歡而後樂足

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

身以存而無憂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

釋文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

去奚樂奚惡注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

今耳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

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釋文奚惡烏路夫天下之所尊者

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疏天下所尊

富足財寶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疏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

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注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

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

愁懼慮如此修為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

形也亦外矣注內具形者知足而已疏夫富家之家勞神苦思

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

疏矣注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

可替否勞形忧心無時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

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注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

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樂也疏夫

樂

樂

樂

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釋文惛惛
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釋文惛惛
音門又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注善

則適當故不用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

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疏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

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故曰忠

諫不聽疏循循勿爭注唯中庸之德為然疏循循猶順從也夫為

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則釋文循循又趨允反疏循循

又音勿爭疏爭鬭之爭下同疏家世父曰外物篇跋於家水釋文

循循又音勿爭疏爭鬭之爭下同疏家世父曰外物篇跋於家水釋文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疏有

善无有哉注故當緣督以為經也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

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疏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疏果樂邪果不樂邪疏未知此樂決定樂耶而倒置之心未可謂

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諄諄然如將不得已注舉羣趣

其所樂乃不避死也疏諄諄然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

能止息釋文諄諄戶耕反徐音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注無懷而忘物耳疏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疏果有樂无有哉吾以

道忘淡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

无為誠樂矣注天無為之樂無憂而已疏決定有此樂不若以

莊生言之用虛淡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注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鎗金鎗為上

樂用美言佞善為令譽以無為

恬淡寂寞虛夷為憂苦故知至樂釋文鏗苦耕第七天下是

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為譽也釋文鏗苦耕第七天下是

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注我無為而任天下之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

是忘非既無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注百姓足則吾身近

乎存也疏幾近也注夫至樂無樂常通無憂可以養釋文

近乎附注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甯注皆自

清甯耳非為之所得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注不為而自合

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

自然甯靜故天地無為而儀相合升降注清虛地無心為甯而

福而萬物化生若有有心為之即不能已注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注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釋文芒乎李音荒又呼芴乎

音忽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注無有為之象疏夫二儀造化生

味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無象貌疏論言

芴乎其文耳慶清案芴芒即芴荒也疏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象文選七發李注引淮南正作芴荒人開篇曰芴芴乎芴荒之

上賈誼鵬賦家廓忽荒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注皆自殖耳疏

今與道相辨是其證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

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生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既無為種植豈有為耶釋文萬

萬職職謂各有主而區別疏盧文弨曰舊補鴻池今改正故

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注若有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

得無為哉注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疏孰誰也夫天地清甯

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暗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

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疏莊子妻死注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疏箕踞者垂兩腳如簸箕形也注盆瓦缶也莊子知生

歌垂腳箕踞釋文箕踞音益謂瓦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故然自樂釋文箕踞音益謂瓦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故然自樂釋文箕踞音益謂瓦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故然自樂釋文箕踞音益謂瓦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釋文長子丁丈反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釋文无概也又音骨哀亂貌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

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四即行十陰陽二氣氣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
肯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而生來死往變

命故止也。注未明而慨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

自覺不通天命故釋文巨室巨大也可馬云噉噉古弔反又將

休疏 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狹
特以遺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

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
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釋文 支離叔與涓音骨崔介音叔李

休也。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蹢躅然惡之。疏曰：蹢躅，踟躕也。柳生者，易生之木。

也玉篇痛瘕肉廣韻瘕肉起疾說文亦以瘕爲寄肉瘕之生於
身假借者也人之有生亦假借也皆假借紀衛反烏路反

塵垢之附物者也柳蒲宇一聲之轉踴躍動也點後皆同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厥滑介叔曰亡子

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釋文垢也

苟死生為晝夜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注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

迷困於憂樂之竟矣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而及我斯乃

樂也釋文之竟境莊子之楚見空觸體醜然有形撒以馬捶因

而問之疏之適也醜然無潤澤也撒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

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釋文獨音饒苦竟反徐又許

司馬云云白音撒又作擊云旁擊也馬捶反馬杖也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疏使夫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

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將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疏善之行世間

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釋文愧遺反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釋文凍反貢餒奴罪將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於是

語卒援觸體枕而臥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釋

文援音枕而針鳩夜半觸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觀於此子

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人釋文見夢賢遍

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釋文見夢賢遍

莊子曰然疏然其死說觸體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疏夫死者

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甯有君臣上下之累乎

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

不能釋文從然七容反從容也李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莊

不信謂之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釋文復生扶反反

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釋文復生扶反反

體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注舊

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

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

之旨也疏深瞋蹙頰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

面王之釋文深瞋音蹙本又作頰又作頰於葛反李云而復扶

頰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

還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疏褚

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

繩不可以引深并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釋文褚小音緒許反歲滿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荷一切經

集韻囊也字或作時說文時囊也所以盛米又曰囊載米時也

繫傳曰時囊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實於褚中以出蓋褚

可以囊物亦可綆格猛反汲居反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

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注故當任之而已疏夫人稟於天命

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見德釋文所適適或通吾恐同與

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

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注內求不得將來於外舍內求外

非惑如何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燒人神農三皇也愚頑回將三

執持聖迹不迴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

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回

文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盧文弼曰今而重用

反舍內捨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

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居於魯郊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

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祇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

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大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祇文仲用

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且女音汝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滅

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凰慶藩案文選江文通

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海鳥爰居也狀似鳳凰九韶常通反

若釋文御而觴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九韶常通反鳥乃眩視

夏悲不敢食一鰭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疏乃善而施之爰居

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釋文眩左偏反司馬

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視如字徐里轉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疏牛鰭

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鰭泥鰕也鰕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

以鳥養之法宜猶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羣飛自閑放此

率已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釋文壇大丹反司馬本作

食之音鰕鰕音條又音牧徒由反一音由隨行反鰕交反鰕

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疏奚何也譏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

池名樂之樂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而音患又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好水而惡陸人

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釋文其好呼報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注各隨其情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

知將三皇之道以說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注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

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已効列子行食於

道從見百歲鰓鰾捷達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注各以所遇為樂疏捷拔也從傍也樂冠困於行李食於

歲者舉其大數鰓鰾隱在蓬草之下逐拔卻蓬草因而指此與

言然鰓鰾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死以死為生

故未嘗死未嘗生也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未或

此本與慶藩案道從當為道徒之誤從徒形相似故徒誤為

從列子天瑞篇居葦反徐紀偃反又起處達步東反徐扶公

正字作食於道徒捷反司馬云拔也或音厥達步東反徐扶公

通作舉離騷朝舉之木蘭疏拔之借字故司馬訓為拔也亦

猶拔也釋文舉九章反漢書李布傳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注歡

養之實未有定在疏汝欣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愉人

釋文若果一本作汝果元養司馬本作子果元嘉本歡乎司馬

唯云呼聲謂生也俞樾曰養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愛也若果

恙乎子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乎之

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種有幾注

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誤種有幾注

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釋文種章勇反

有幾反居豈可勝音得水則為隘疏潤氣生物從無生釋文得水

則為隘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

莊子集解卷之十

七

盧文弼曰古絕字當作錫此蓋乃繼字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本作繼言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疑作續斷者是也說文黃水鳥也爾雅黃牛骨郭注引毛詩傳水鳥也如黃斷寸寸有節黃續字即本草之云續斷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龍蟄之衣疏龍蟄之衣青苔也在水中也

文得水土之際則為龍蟄之衣疏龍蟄之衣青苔也在水中也

按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就水而視不見生於陵屯則為

陵焉疏於陵阜高陸即變為車前也既生釋文生於陵屯司馬音徒

也郭則為陵焉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

亦或化為草木無常形也人之死也陵焉得鬱棲疏鬱棲也

鳥足司馬云鬱棲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焉之

足也家世父曰南雅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焉之

者同類而所生不同陸機詩疏黃澤鳥葉如車前圖經亦云澤

鳥生淺水中則陵焉生於陵屯當別一物釋文引司馬云物因

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鳥足之根為蟾蟾其葉

為胡蝶胡蝶胥也疏蟾蟾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釋文鳥

足之根為蟾音齊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司馬云鳥足草名生水

邊蟾蟾蟲也其葉為胡蝶音陳司馬云胡蝶蟬也草胡蝶胥

與釋文具俞樾曰釋文曰胡蝶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胡蝶胥

也一名胥胥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胡蝶胥

兩文相對千日為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胡蝶胥

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胡蝶胥

引司馬云胡蝶一名胥也疑胥也傳傳桑蟲說文蠋蠋之屬互

志藿蠋有五種如指似蠋毛詩傳桑蟲說文蠋蠋之屬互

成蠋生於蠋下者就溫也埤雅云蠋生於蠋下者就溫也

羅即蠋蠋疏謂蠋所變是也胡蝶與蠋蠋之屬互相化胥也

云者謂互相化也博雅原蠋其化而為蟲生於蠋下其狀若脫

蟬蛻如此云蟬蓋蛻之段借字

其名為鵠撥疏鵠撥蟲名也音得熱氣故作此釋文化而為蟲

生於龜下司馬云得熱其狀若脫悅好也鵠撥反丁活鵠撥干日為鳥

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疏乾餘骨鳥口中之釋文

鵠撥干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音乾餘骨之沫口中汁也為

斯彌李云斯彌為食疏亦為醢雞也釋文斯彌為食如字司

醢許今反李音海司馬云醢醢若酒上蟻蟻也蟻音眠結反

生乎食疏黃輒生乎九獸九獸九獸生乎黃輒黃輒音

益之開謂之貉貉音貉當為貉音貉當為貉音貉當為貉音

皆羣飛小蟲也郭注兩雅蟻蟻云小蟲似蚋喜亂飛香肉當為

之類也此段言小蟲自相化頤音頤生乎食疏黃輒生乎九獸

黃輒音生乎九獸音由李云九宜為久久老也祇蟲名也盧

輒生乎食疏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

是粉釋文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黃輒音

鼠音鼠音鼠音鼠音鼠音鼠音

一名守音守音守音守音守音守音

比音比音比音比音比音比音

羊音羊音羊音羊音羊音羊音

青音青音青音青音青音青音

程音程音程音程音程音程音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注此言一氣而萬形

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為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有識

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

機

機

機

機

死生既知變化無窮甯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俞樾曰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軫生乎九嶷釋
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
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莊子集釋第六

思賢講舍校刊

